

朱德才选注

辛弃疾词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辛弃疾词选

朱德才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管士光
封面设计：赵一东
书名题字：景大文

辛弃疾词选

Xinqiji Ci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0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350

ISBN 7-02-000198-X/I·199

书号 10019·4245 定价 2.05 元

前 言

“靖康之乱”(1127年)，宋王朝仓皇南渡。自此，南宋、北金既不断开战，又时时议和。辛弃疾诞生的次年(1141年)，“绍兴和议”成；当他二十五岁时，“隆兴和议”成；而在他卒后一年(1208年)，“开禧和议”成。与此相联系，南宋朝廷内部主战、主和两种力量，也就屡呈升降起伏、互为消长之势。——辛弃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漩涡中。

综观辛弃疾一生，可分四个时期：

一、青少年时期，止于二十三岁南渡前，即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。这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。

据辛弃疾日后自称，其祖父辛赞虽仕于金而“非其志”，每引儿辈“登高望远，指划山河，思投衅而起，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”。因此，稼轩曾受命“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”〔1〕，以期报国。

绍兴三十一年(1161年)，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。稼轩聚众二千，树起抗金旗帜。未几，率部归耿京起义军，为掌书记，并力劝耿京归宋节制，以图大业。次年，他奉表南渡，不料张安国杀耿降金。他在返北途中得此消息，立即率五十余骑奇袭金营，生擒叛将献俘行在。为此，“壮声英概，懦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息”〔2〕。随后，改官江阴签判。

二、青壮年时期，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，即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—1181年），是稼轩一生中的游宦时期。

这一时期的辛弃疾，雄心勃勃，壮志凌云。“隆兴和议”不久，他先后上了《美芹十论》和《九议》等一系列奏疏，审时度势，力陈复国方略。可惜在“谈战色变”的年月里，他的意见并未被执政者采纳。

在此期间，他由签判而知州，由提点刑狱而安抚使，虽然宦迹无常，但政绩卓著。出知滁州仅半载，当地“荒陋之气，一洗而空”〔3〕。湖南帅任，创置“飞虎军”，“军成，雄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”〔4〕。江西隆兴府举办荒政，严明果断，雷厉风行，榜于市者仅八字：“闭籴者配，强籴者斩”。更分米济助邻境信州，曰：“均为赤子，皆王民也。”〔5〕虽然他在江西任上“平定”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一事〔6〕，不无疵咎，但事后他也曾上书朝廷说：“民者国之根本，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。今年剿除，明年扫荡，譬之木焉，日刻月削，不损则折。臣不胜忧国之心，实有私忧过计者。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，讲求弭盗之术，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。”〔7〕由此可见，他不失为一个有清醒政治头脑的官，一个忧国忧民的官。

三、中晚年时期，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，即淳熙九年（1182—1202年）。这一时期除五十三岁至五十五岁一度出仕闽中外，两遭弹劾，有十八个春秋在江西家中渡过，是稼轩一生中的被迫归隐时期。

在长期归隐生活中，他一方面寄情田园，流连山水，追慕渊明，写下了大量田园词、山水词、闲适词、和陶词，超尘脱世，表现出平静恬淡的心境；一方面却每每不能自己，于闲适平淡中，吞吐其勃郁不平之气。他的爱国激情不衰，在某些唱和赠

答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如寿韩南涧，以“整顿乾坤”相期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送友人郑舜举赴召，则勉其勿忘“长安正在天西北”（《满江红》）。

“鹅湖之会”最使词人难以忘情。那年词人四十九岁（1188年），契友陈亮自东阳来会。两人漫步于鹅湖，共酌于瓢泉，议时论政，谈笑风生。所作《贺新郎》二阕，既叹以“神州毕竟，几番离合”，更勉以“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。”

四、晚年时期，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卒，即嘉泰三年到开禧三年（1203—1207年），以起帅浙东到知镇江府，最后罢居铅山、赍志以歿，共四年。

其时，外戚韩侂胄当权，继“庆元党禁”之后，图谋北伐以保个人权势，起用大批主战人士，辛弃疾也在起用之列。稼轩虽不满韩的为人，且已六十四岁高龄，但仍“不以久闲为念，不以家事为怀，单车就道”〔8〕。在浙东任上，他疏奏危害农事六弊；行在召对，他又再申《十论》、《九议》之旨，言金国必乱必亡；在镇江府，他积极备战，遣谍侦察，更拟募建江上劲旅。但事未成就，又遭弹劾，三度罢仕。

稼轩自六十六岁秋，罢居铅山后，虽屡见封召，乃至授以兵部侍郎、枢密院都承旨要职，但总以年老多病力辞未就。卒年六十八岁。

稼轩卒后，韩侂胄死于政变。次年，“开禧和议”成，竟有人追劾稼轩迎合韩侂胄开边之罪。忠而见谤，自古而然。其实，正如稼轩垂危时所言：“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？稼轩岂能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？”〔9〕

二

稼轩善诗文〔10〕，但以词名世。其《稼轩词》凡六百二十余首〔11〕，无论数量之富、质量之优，皆雄冠两宋。稼轩者，人中之杰〔12〕，“词中之龙也”〔13〕。

“铁板铜琶，继东坡、高唱大江东去；美芹悲黍，冀南宋、莫随鸿雁南飞。”〔14〕稼轩继东坡豪放词风而有所发展的，正是他那激扬蹈厉而又始终不渝的爱国激情。此时代使然，“以气节自负，以功业自许”〔15〕的胸怀使然。

辛弃疾的爱国词章，念念不忘家国之忧。他白日纵目，是“剩水残山无态度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，“献愁供恨，玉簪螺髻”（《水龙吟》），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（《菩萨蛮》）。他夜不成寐，所闻所感是“狂风悲歌起，听铮铮、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，正分裂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，以致“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”（《清平乐》），说明词人虽失意潦倒，胸中犹自装着家国一统河山。

光复故土，“还我河山”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。稼轩以词勉友或自励，总鸣响着却敌复国的呼声。其寿赵德庄词：“要挽银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。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其呈史正志词：“袖里珍奇光五色，他年要补天西北。”（《满江红》）其勉友人汉水赴任：“马革裹尸当自誓，蛾眉伐性休重说。”（《满江红》）其勉内兄为国出仕：“万里功名莫放休，君王三百州。”（《破阵子》）当他登上南剑双溪楼，情不自禁昂首高呼：“举头西北浮云，倚天万里须长剑。”（《水龙吟》）在镇江守任，六十六岁高龄的老词人犹自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：“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！？”

《永遇乐》

清谈误国，是西晋覆亡的惨痛教训之一。不想“今士大夫微有西晋风，作王衍阿堵语”〔16〕。稼轩针锋相对地借古喻今，痛斥当今“夷甫之流”的误国罪行。其《水龙吟》寿韩南涧词的上片云：“渡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。夷甫诸人，神州沉陆，几曾回首？”余如“长剑倚天谁问，夷甫诸人堪笑，西北有神州。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“起望衣冠神州路，白日销残战骨，叹夷甫诸人清绝。”（《贺新郎》）皆有放矢，由此而发。

每当主和势力得势，必有大批爱国志士投闲置散，稼轩于此有切身体会。南渡之初，登建康赏心亭，他就发为孤愤之情：“江南游子，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（《水龙吟》）进而指责执政者不惜人才：“汗血盐车无人顾，千里空收骏骨。”（《贺新郎》）“不念英雄江左老，用之可以尊中国。”（《满江红》）他被迫罢居时，“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”而作《鹧鸪天》一词，词的上片回顾其南渡前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涯，下片笔锋陡转：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抚今追昔，沉痛无限，感慨极深。总之，此种英雄请缨无门、报国无路的“不平之鸣，随处辄发”〔17〕。

以农村生活、田园风光入词，在宋代由苏轼的《浣溪沙》组词五首发其先声，辛弃疾则承流接响，而较苏更为深广，举凡四季田园风光、春秋农事更替、田野劳作、家舍副业、男婚女嫁、民风乡俗，乃至与农家的友好交往，无不形诸笔端。由于这一切来自现实，所以洋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，散发着沁人的泥土芳香。农村的夏夜清幽静谧而充满生气；

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

——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

农家生活辛勤而又欢悦：

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？
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

——《清平乐·村居》

老农好客，真诚热情，古风犹存：

呼玉友，荐溪毛，殷勤野老苦相邀。杖藜忽避行人去，
认是翁来却过桥。

——《鹧鸪天》

词中还有浣纱少妇和偷枣顽童的形象：

一川明月疏星，浣纱人影娉婷。笑背行人归去，门前稚子啼声。

——《清平乐·博山道中书所见》

西风梨枣山园，儿童偷把长竿。莫遣旁人惊去，老夫静处闲看。

——《清平乐·检校山园书所见》

尤为难能可贵，他把民生疾苦与丰收在望的欢悦写入词中：

父老争言雨水匀，眉头不似去年颦。殷勤谢却瓢中尘。

——《浣溪沙》

再读他的《鹧鸪天·代人赋》一阙：

陌上柔桑破嫩芽，东邻蚕种已生些。平岗细草鸣黄犊，
斜日寒林点暮鸦。山远近，路横斜，青旗沽酒有

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

前七句以轻快流丽的笔触，描绘出一幅生意盎然的初春图，结句忽以城中桃李和溪头菜花作比，寓意深刻。桃李虽娇艳秀丽，然不禁风雨，瞬间即逝；荠菜花天然纯朴，无限生机，不畏风雨而占尽春光。它展示出词人不同凡俗的审美观和社会观：城市官场名利歌舞，喧嚣尘上，怎及农村田野山明水秀，情淡意远。

“一生不负溪山债”（《鹧鸪天》），“万壑千岩归健笔”（《念奴娇》）。无论游宦江湖，抑或归隐田园，词人踪迹所至，有大量山水词传世。或讴歌自然，或寄情自娱，辛词笔下的山水千姿百态，动静皆美。如写青山，时而奔腾而至，一似“联翩万马来无数”（《菩萨蛮》），时而“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”（《沁园春》），时而更情融意通：“青山意气峥嵘，似为我归来妩媚生。”（《沁园春》）他写岩边溪水，清澈可爱：“溪边照影行，天在清溪底。天上有行云，人在行云里。”（《生查子》）他写钱塘怒潮，则有铺天盖地之势，摄人神魄：“望飞来、半空鸥鹭，须臾动地鼙鼓。截江组练驱山去，鏖战未收貔虎。”（《摸鱼儿》）试读其《满江红·题冷泉亭》：

直节堂堂，看夹道冠缨拱立。渐翠谷、群仙东下，珮环声急。谁信天峰飞坠地，傍湖千丈开青壁。是当年、玉斧削方壶，无人识。山木润，琅玕湿。秋露下，琼珠滴。向危亭横跨，玉渊澄碧。醉舞且摇鸾凤影，浩歌莫遣鱼龙泣。恨此中、风物本吾家，今为客。

夹道古杉，翠谷泉声，千丈青壁，葱茏山木，琅玕绿竹，琼珠碧潭，依次迭出，结以浩歌醉舞，衬以鸾凤影摇、鱼龙声泣，情境兼胜，宛若一篇清新优美的游记散文。

他的《水龙吟·题雨岩》下片又别具一格：

又说春雷鼻息，是卧龙、弯环如许。不然应是：洞庭张乐，湘灵来去。我意长松，倒生阴壑，细吟风雨。竟茫茫未晓，只应白发，是开山祖。

写岩间飞泉音响，奇想妙喻，联翩而下，令人有目不暇给，美不胜收听之感。

辛弃疾退隐期间写的“闲适词”，自有其真闲适的一面，如其所言，“并竹寻泉，和云种树，唤做真闲客”（《念奴娇》）。这位“闲客”有时也以庄老思想自我解脱，写下若干顺时任天、无为淡泊、知足常乐的闲适词章。但他更有于“闲适”中见不闲适的一面。试读其下列二词：

枕簟溪堂冷欲秋，断云依水晚来收。红莲相依浑如醉，白鸟无言定自愁。书咄咄，且休休，一丘一壑也风流。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觉新来懒上楼。

——《鹧鸪天·鹅湖归，病起作》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；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；欲说还休，却道“天凉好个秋”！

——《丑奴儿·书博山道中壁》

前篇用典隶事，有“烈士暮年”之慨。后篇用对比法、吞咽式，有“欲说还休”之悲。这两首词表面上情思闲适恬淡，玩味既深，则知作者以淡笔写浓愁，内中自有一种悲壮勃郁的境界。

稼轩集中情词不多。但或雅或俗，也能自见特色。前者如名篇《祝英台近》（“宝钗分”），深婉细曲，被人誉为“昵狎温柔，魂销意尽，词人伎俩，真不可测”〔18〕。后者如《南歌子》：

万万千千恨，前前后后山。傍人道我轿儿宽。不道被他遮得，望伊难。 今夜江头树，船儿系哪边？知他热后甚时眠？万万不成眠后，有谁扇？

全用口语，纯是民歌风情。下片心理描画，层层设想，层层推进，写绝了送行女子的一片痴情。

人称稼轩情词“秾丽绵密者，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”〔19〕；或谓其“中调、短令亦间工妩媚语”〔20〕；是说仍不免皮相。且读其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：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 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看其一结，岂止儿女情事，分明“自怜幽独，伤心人别有怀抱”〔21〕。又如其《念奴娇·书东流村壁》，是故地重游、念昔怀旧的一首情词，但“旧恨春江流不尽，新恨云山千叠”两句，即兴寄托，大有家国身世之慨。陈廷焯许以“矫首高歌，淋漓悲壮”〔22〕。

稼轩某些令词直如文中小品，或天趣独到，或出语辛辣，俱不无可观。如：

散发披襟处，浮瓜沉李杯。涓涓流水细侵阶。凿个池儿，唤个月儿来。 画栋频摇动，红蕖尽倒开。斗匀红粉照香腮。有个人人，把做镜儿猜。

——《南歌子·新开池，戏作》

卮酒向人时，和气先倾倒。最要然然可可，万事称好。滑稽坐上，更对鸕夷笑。寒与热，总随人，甘国老。 少

年使酒，出口人嫌拗。此个和合道理，近日方晓：学人言语，未会十分巧。看他们，得人怜，秦吉了。

——《千年调·蔗庵小阁名曰

卮言，作此词以嘲之》

前篇写新开池塘之美，全用人事物象烘托，清丽有致，极富生活情趣。后篇比喻通俗贴切，语言平易而犀利，把世俗小人那种俯仰随人、八面玲珑的丑态揭露无遗，入木三分，堪称绝妙讽刺小品。

以上纵不能包举稼轩词的全部风貌，当也去之弗远，余不再述。

三

豪放悲壮，是辛词艺术的主导风格。豪纵奔放，源于词人炽烈的爱国激情，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次；沉郁悲壮，则可归结为二：一，悲剧时代的反映。广大人民要求驱金复国，南宋朝廷却游移于和战之间，且常是主和力量得势，这就使广大爱国志士处于报国无路的境地。二，个人身世遭遇和思想性格的表现。稼轩以北来之身遭人猜忌，更两次罢居十八年，壮志难酬；又秉性执着，“呼而来，麾而去，无所逃天地之间”〔23〕，胸中常蟠结一股勃郁愤懑之气，触处辄发。因此，稼轩勉友之作昂扬奋发，主“雄放”一路，于己抒情，则沉郁顿挫，趋“悲壮”一路。

世以苏、辛并称，共归“豪放”。与传统婉约词风相对而言，不谓无稽。但细加玩味，则苏轼所处之世与南宋不同，而其善于以佛老自遣也有异于辛。因此，苏、辛两家词自有其不同风

貌。周济称稼轩“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”〔24〕。可谓慧眼独具。苏辛两家相比而言：苏词主自然雄放、清旷超逸之美，辛词则主悲壮苍凉、沉郁顿挫之美。东坡类诗中李白，稼轩类诗中杜甫。苏词似“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”〔25〕，似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；辛词则如飞瀑入涧，千回百折，时而水石相激，姿态飞动，时而幽谷潜行，沉着呜咽。试读其《水龙吟·过南剑双溪楼》：

举头西北浮云，倚天万里须长剑。人言此地，夜深长见，斗牛光焰。我觉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，凭栏却怕，风雷怒，鱼龙惨。峡束苍江对起，过危楼，欲飞还敛。……

以此词与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相较，两家风格之异同很鲜明。苏词结拍待箭射“天狼”，辛词起处欲剑劈“浮云”，志同道合。但苏词从“千骑卷平岗”之阔大场景，到猎罢归饮的直抒胸怀“鬓微霜，又何妨”，一路豪迈奔放，大有雄风千里之势。辛词则虽以豪情壮语发端，以下则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。人言此地剑光斗牛，他俯仰天地，却有高山压顶、潭空水冷之感。才欲燃犀下看，却又怕鱼龙飞舞，风雷激荡。一语一转，一步一顿挫，将既图觅剑报国、却又忧谗畏讥的复杂心情曲为传出。“峡束苍江”，“欲飞还敛”，正可作此词评语。

又如其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的下片：

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，季鹰归未？求田问舍，怕应羞见，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！倩何人、唤取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！

词写其壮志空怀之悲，并不用一直笔，而是叠用三事，或反用，或正取，或作半面语缩住，总以“休说”、“羞见”、“可惜”——

波数折、一唱三叹手法出之。结处唤取红巾搵泪，抒英雄慷慨呜咽之情，也别具深婉之旨。

同是登临怀古名篇，辛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又不同于苏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

苏词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，于雄放处更见超旷之风。辛词则通首故实，借古喻今。虽理想难酬，却坚持执着，孜孜以求。所以词风豪而不放，尤重婉曲盘旋，抑扬抗坠。词情显得热烈而凝重，激切而深沉。

辛词以“悲壮”为主导风格，但表现形式与手法又是丰富多样的，不拘一格，不限一式。除上述用典隶事、婉曲盘旋、沉郁顿挫外，又善用比兴手法，如其《蝶恋花·月下醉书雨岩石浪》：

九畹芳菲兰佩好，空谷无人，自怨蛾眉巧。宝瑟冷冷千古调，朱丝弦断知音少。冉冉年华吾自老，水满汀洲，何处寻芳草？唤起湘累歌未了，石龙舞罢松风晓。

此词袭用《离骚》美人、香草的比兴手法，以植芳佩兰，喻其志行高洁；以深居幽谷、自怨美貌，喻遭群小忌猜；以瑟音清越和绝少知音，喻曲高和寡，所言不合时宜；唯有唤起屈原同歌，一吐抑郁忠愤之气。

类似之作尚有脍炙人口的《摸鱼儿》。此词貌似惜春宫

怨，实则借春色不禁风雨和“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”，写出词人对国势衰颓和家国命运的深切忧虑。此外，又有广为传诵的“立春”词二首：《蝶恋花》结句云：“今岁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风雨无凭准。”陈廷焯谓“盖言荣辱不定，迁谪无常，言外有多少哀怨，多少疑惧”〔26〕。其说尚浅，当是忧国忧时之心。《汉宫春》也以乐景写哀，结句云：“生怕见、花开花落，朝来塞雁先还。”惊时序变换之速，人将老去；雁返北而人滞南，无限乡国哀思。

“寓庄于谐”，善用诙谐幽默之趣表现抑郁不平之气，是辛词艺术风格又一独到之处。如其《沁园春·将止酒，戒酒杯使勿近》，题序就略见诙谐。词人不只将“酒杯”拟人化，而且竟与之对话，用“对话体”经纬全词。词以“‘杯’汝来前”一声呼喝开篇，继之，词人正言厉色地历数“酒”之鲜恩寡义，宣布“酒”之种种“罪行”，其后——

与汝成言：“勿留亟退，吾力犹能肆汝杯！”“杯”再拜道：“麾之即去，招亦须来。”

读后令人忍俊不禁。其实，作品通过戒酒而又不能这一特殊矛盾，深深反映了词人政治失意后的含怨茹痛之心理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狂饮，无非是借酒自浇胸中块垒。在另一首《西江月·遣兴》中，此种意向表现得尤为明显：

醉里且贪欢笑，要愁那得功夫。近来始觉古人书，信着全无是处。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“我醉何如？”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“去！”

全词围绕一个“醉”字着笔，借“醉”写愁抒愤。“近来”两句貌似醉后狂言，实是针砭时弊的激愤语：古道不行，读书何用？不如醉里寻欢。下片追忆昨夜“欢笑”一幕，醉后狂态，妙笔解颐，但由中也可窥见词人那种独立不阿之倔强个性。

此外，寓浓于淡，寓悲壮于闲适，也是词人惯用手法之一。已见上文第二节，此不再论。

理想在现实中难以达到，主观上又锲而不舍，因此唯有托诸奇思丽想、神飞魂飏，这便是辛词绚丽瑰美的浪漫色彩之由来。

稼轩不仅善用《离骚》比兴手法，而且也继承了屈原那种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精神。如其《木兰花慢》一阕便是仿《天问》体写就。《天问》博大精深，却少文学气息。此词以“送月”自立新意；紧扣月体之运行，想象十分丰美，把对天宇的探索和神话传说熔为一炉，自出新境。王国维更称：“词人想象，直悟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”〔27〕。其《千年调》更是直承《离骚》神韵：

左手把青霓，右手挟明月。吾使丰隆先导，叫开阊阖。
周游上下，径入寥天一。览玄圃，万斛泉，千丈石。钩
天广乐，燕我瑶之席。帝饮予觞甚乐，赐汝苍壁。嶙峋突
兀，正在一丘壑。余马怀，仆夫悲，下恍惚。

此词大则取《离骚》“上下求索”之意，小则以超尘越世排遣人间郁闷。因是游仙词，神奇虚幻，最富浪漫情趣。结处化用《离骚》“仆夫悲余马怀兮，蜷局顾而不行”诗意，终不肯飘然仙去，表现出对人间故国无限眷恋之情，此正是稼轩神似屈子处。他如《山鬼谣》用《九歌》体咏怪石，也别开生面。词人赞其有上古遗风，欣赏它有出神入化之力，竟在风雨中翻飞起舞。因此，不独举杯邀饮，“神交心许”，更“待万里携君，鞭笞鸾凤，诵我《远游》赋”。既写活了石，也写活了人。

李白和苏轼是杰出的浪漫诗人，他们的人品和诗风深为稼轩所服膺。稼轩有《水调歌头》词，词前有序，云“赵昌父七